



全球金融治理变革与“大金砖”金融合作——基于 2026年新德里峰会的分析

国际合作部 | 赵红静

2026年9月23日

摘要：

现行以西方主要储备货币为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长期受困于“特里芬难题”的当代变形、流动性周期错配、金融基础设施“武器化”、发展融资中的货币错配及救助机制政治化等多重结构性积弊，导致全球南方国家承受不对称的宏观经济成本，全球治理赤字随之扩大。2026年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通过的《新德里宣言》，确立了以“赋权选择”为核心的增量改进路径：在清算层推进主权支付系统跨境互操作性，在融资层加速新开发银行（NDB）本币化转型与多边担保创新，在流动性层提升应急储备安排（CRA）自主提款比例并赋能微观贸易融资。作为金砖金融合作网络的“体系锚”与“技术赋能者”，中国以“四个先锋”战略思想为引领，依托高水平制度型对外开放，持续供给普惠型金融公共产品。尽管面临成员内部异质性、美元网络惯性及跨国监管合规摩擦等现实制约，金砖合作仍将沿着“由点及面、增量创新”的务实路径推进，为全球南方构筑兼具金融主权与发展效率的现代化新方案，推动国际金融秩序向多极、包容与均衡演进。

关键词：金砖合作；新德里宣言；全球南方；全球金融治理；中国智慧

正文：

一、引言：金砖合作二十年与“全球南方时刻”

2026年9月12日至13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本次峰会以“建设韧性、创新、合作和可持续的金砖”为主题，恰逢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二十年间，金砖合作机制已从最初的经济对话平台逐步发展为覆盖政治安全、经贸财金、人文交流三大支柱的综合性战略合作机制。2024年，金砖完成首轮历史性扩员，沙特阿拉伯、埃及、阿联酋、伊朗、埃塞俄比亚正式加入；2025年，印度尼西亚加入，形成覆盖11个正式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的“大金砖”体系，总人口占世界

近一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总量约占全球 40%,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50%。

在国际格局深刻演变的背景下,全球治理权力结构的失衡与集中态势愈发凸显。长期以来,既有体系呈现出高度集中的金字塔特征:处于塔尖的少数发达国家主导并制定多边规则,处于底层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往往只能被动承受规则制定者的外部成本与政策溢出。然而,伴随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与战略自主意识觉醒,全球南方正迎来“全球南方时刻”。其核心标志是:全球南方不再满足于充当国际议程的被动接受者,而是要求实现向“规则塑造者”的历史性转变。

在政治安全、经贸财金与人文交流三大支柱中,金融合作日益凸显为金砖国家凝聚战略自主、降低不对称依附的关键抓手。面对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单边制裁泛化、传统多边开发金融供给滞后等系统性挑战,金砖成员国在 2026 年新德里峰会上将金融安全与金融制度创新置于核心议程。峰会通过的《新德里宣言》承诺扩大本币结算、推动支付系统互联互通、深化新开发银行本币融资,充分彰显了扩员后金砖机制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议程设置能力。

本文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是:金砖金融合作如何在二十年制度积累的基础上,以新德里峰会的增量成果为依托,针对全球金融治理的深层缺陷提供有效制度修补,为全球南方增加可自主选择、可逐步切换、可联合防御的制度工具?

二、制度病灶:全球金融治理的五大结构性缺陷

二战后确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虽已历经数十年演化,但其制度基因中始终内嵌着服务于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利益、调整成本由发展中国家不对称承担的结构性失衡。对于全球南方国家而言,现行全球金融治理格局表现出五大难以自我修复的结构性缺陷:

一是“特里芬难题”的当代变形与“美元潮汐”的周期性震荡。美元兼具主权法定货币与全球核心储备资产的双重属性,使得传统“特里芬难题”演化为破坏力更强的当代形态。由于缺乏超主权约束,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制定仅锚定美国本土通胀与就业目标,却主导着全球跨境资本流向与流动性松紧。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被迫承受不对称调整成本:在非常规量化宽松刺激阶段,超额流动性外溢催生新兴市场资产泡沫与外债杠杆;一旦美联储启动紧缩周期,“美元潮汐”急剧回流,新兴市场旋即陷入货币贬值、偿债成本激增与资本外逃的三重重压,实体经济长期积累的财富被周期性稀释。

二是金融基础设施的“武器化”与中心化清算垄断风险。国际支付、报文清算与

外汇储备托管本应属于服务全球经贸运转的中立公共产品，但在地缘博弈驱动下，已异化为单边经济胁迫工具。主要发达经济体依托 SWIFT 系统、CHIPS 及离岸清算账户体系的自然垄断地位，频繁将切断清算通道、冻结主权外汇资产及实施单边次级制裁作为外交打压手段。金融基础设施的武器化，严重动摇了国际法框架下主权财产保护与跨境清算安全的信任基石。

三是布雷顿森林机构的权力固化与治理代表性赤字。IMF 与世界银行的股权配置与投票权分配机制，仍延续二战结束初期形成的地缘权力格局，严重滞后于世界经济重心的客观转移。按购买力平价计算，金砖国家的经济总量已超越七国集团，但在 IMF 和世界银行中的投票份额却长期遭受实质性压制。以 IMF 为例，美国拥有 16.49% 的投票权，在须经 85% 特别多数通过的重大决策中握有事实上的否决权，发达国家整体亦凭投票权优势维持主导地位。尽管历经数轮份额审议，既得利益方仍通过程序性策略阻碍治理重构，导致多边机构的代表性与公信力持续流失。

四是多边发展融资模式的“外币错配”与主权债务困境。全球南方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转型与应对气候变化领域面临万亿美元级资金缺口，但传统多边开发银行与商业借贷体系的资本供给机制存在结构性货币错配。绝大多数国际开发贷款与商业外债以美元、欧元等西方储备货币计价，而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项目的实际现金流主要为本国货币。一旦汇率遭遇外部冲击，以本币计量的偿债成本将显著上升，加剧借款国的债务偿付压力。加之西方三大评级机构的主权信用评级模型对发展中国家存在系统性偏差，不仅抬高了新兴市场的融资溢价，更在危机时刻加剧顺周期的评级下调，进一步收紧融资渠道。

五是危机救助机制的政治附加条件与结构性调整枷锁。传统布雷顿森林机构在向陷入国际收支危机的经济体提供流动性救助时，往往将其援助与严苛的“华盛顿共识”式结构性改革深度捆绑，包含强行削减民生财政开支、取消基本生活补贴、无序开放核心市场乃至推进国有核心资产私有化。此类具有惩罚性质的紧缩政策不仅难以修复受援国的内生造血机能，反而会破坏基本的社会保障网络，加剧贫富分化与政局动荡，严重压缩借款国依循本国国情选择发展道路的政策空间。

三、制度回应：《新德里宣言》的三层金融架构

面对上述五大系统性病灶，2026 年 9 月金砖国家新德里峰会通过的《新德里宣言》展现出清晰的制度纠偏逻辑。“大金砖合作”机制通过构建清算层、融资层、流动性层三位一体的务实架构，为全球金融体系注入多样性与自主性。

（一）清算层：以跨境支付互操作性增加多元清算选择

规避对单一传统国际清算通道的过度依附，是降低外部宏观溢出风险的战略共识。新德里峰会充分肯定金砖国家支付工作组（BPTF）在探索高效跨境支付机制方面取得的阶段性成果。BPTF 的核心工作是研发支付与报文系统的跨境互操作性方案，拓展以本币推进多边经贸与投资的可行路径。

立足各成员国在资本账户开放度、通胀周期及汇率形成机制上的客观差异，峰会审慎地将重心锁定在提升“多边支付工具的选择权”，而非构建替代货币。在双边实践中，印俄贸易已实现约 96% 通过卢比—卢布机制结算，中俄贸易本币结算率更已突破 99%，为更广泛的本币清算多边互联积累了可复制、低阻力的操作基础。

（二）融资层：新开发银行的本币化转向与担保机制创新

总部设立于上海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在 2026 年峰会上被赋予了更为显著的自主融资支撑功能。截至 2026 年一季度，该行累计批准项目约 140 个，融资总额达 429 亿美元，重点覆盖交通基础设施、清洁能源、水务环保与数字基建领域。其制度突破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本币融资战略大幅推进。新开发银行扩大成员国本币融资，以支持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截至 2025 年底，本币融资占比达 29.3%，在主要多边开发机构中处于领先地位。该行设定了稳步常态化提升本币贷款占比的目标，计划在 2026 年将本币融资贷款占比提升至 30%，到 2031 年进一步提高至 45% 以上，通过将融资币种与项目本币现金流直接匹配，试图从源头上切断“美元计价、本币回款”的汇率错配传导链条。

多币种本土资本市场融资常态化。新开发银行摆脱了传统多边机构仅在欧美离岸市场发债的固有模式，在中国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实现了熊猫债的定期化、基准化发行。2026 年 9 月 8 日，新开发银行成功发行 70 亿元人民币熊猫债券，采用双向回拨机制优化发行定价与规模配置。此次发行完成后，新开发银行累计发行熊猫债规模达到 945 亿元人民币，进一步夯实了其作为熊猫债市场最大规模发行人的地位。同时，新开发银行在南非市场成功发行兰特债券，并正在筹备印度卢比债券发行，打通了全球南方本土储蓄向基础设施投资转化的通道。

金砖多边担保倡议。峰会推进在新开发银行平台内孵化“金砖多边担保倡议”（BMG），通过跨国联合信用增级与保证担保工具，提升高风险新兴市场基础设施与可持续发展项目的信用等级，无需成员国额外注资，以新开发银行现有公共资本撬动五

至十倍私人资本参与。

治理扩员与南方代表性的有机兼顾。继吸收孟加拉国、阿联酋、埃及和阿尔及利亚为正式成员后，新开发银行于 2026 年 6 月正式批准乌兹别克斯坦为其第十个成员国，实现了向中亚地区的突破，同时稳步推进哥伦比亚与埃塞俄比亚等国的加入程序。在扩员过程中，该行制度性确立了创始五国合计投票权不低于 55% 的联合底线，同时每名新成员投票权上限不超过 7%，且任何成员均无一票否决权，确保了多边决策的民主化与资本稳固性。

（三）流动性层：应急安全网效能提升与微观贸易融资赋能

作为防范国际收支失衡的减震器，规模达 1,000 亿美元的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CRA）正由静态储备转向动态区域支持机制。在发达经济体政策外溢引发全球资本回流与汇率震荡的背景下，CRA 为成员国提供了独立的短期流动性互换工具，构筑了不同于传统多边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防火墙。各成员国正协同优化 CRA 流动性解冻程序，提升自主提款比例，增强其作为区域金融安全网支柱的响应效率与自主性，以降低发展中经济体在面临国际收支暂时性冲击时被迫接受紧缩性政策条件的结构性风险。

在微观实体经济赋能端，峰会确认了 2026 年 8 月金砖国家第十六次经贸部长会议达成的“斋浦尔共识”（Jaipur Consensus），同意研究建立金砖发票贴现机制，并通过了面向出口导向型中小微企业的信用评估指导原则。该指导原则的核心突破在于以企业现金流而非资产抵押为基础进行信用评估。这一机制直接针对全球中小微企业约 2.5 万亿美元贸易融资缺口的现实瓶颈，旨在使新兴市场的外向型中小微企业能够利用跨国贸易订单获得低成本本币营运信贷，激活产业链底层的微观流动性。

四、全球南方赋能与中国角色

（一）全球南方的制度性赋能

新德里峰会确立的三层金融架构，为全球南方打破长期依附困局提供了系统性对冲工具。

宏观融资维度的“降险”。新开发银行的本币直接放款模式与金砖多边担保倡议，为全球南方摆脱对美元高息商业贷款的依赖开辟了现实路径，平抑了汇率剧烈波动对长周期公共工程可行性的侵蚀。

金融安全维度的“多元清算通道”构筑。支付系统互操作性与数字清算方案，为全球南方搭建了一套可自主选择的清算通道。这一安排并非要脱离全球金融体系，而



是通过赋予各国多样化的清算接口，打破单一中介通道对主权贸易通道的单向钳制，降低结算周期、汇兑成本与汇率波动对企业财务的传导风险。

全球治理维度的“话语重构”。金砖机制将发展中国家在特别提款权分配、无政治附加条件救助、主权债务公平重组等议题上的分散诉求，凝聚为具有集体谈判力量的制度性议案。金砖金融合作能够弥补传统多边金融平台的供给短板，尊重各国自主发展道路，保障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与发展自主权，构成对现有全球金融体系的良性修补与增量完善。

（二）中国角色

在金砖金融合作网络中，中国展现出负责任大国的战略定力，确立了兼具“体系锚”与“技术赋能者”属性的双重定位。

在理念引领层面，中国以“四个先锋”战略思想凝聚多边治理的最高共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峰会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 勇做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系统倡导金砖国家争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这一主张打破了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霸权稳定”与“中心—外围”依附的固有教条，引领金砖金融合作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供给包容性公共产品。

在公共产品供给层面，中国坚持以高水平制度型对外开放，持续向全球南方输出抗风险能力强、运行成本低的金融基础设施与市场红利。**在跨境清算网络端**，中国稳健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与多国本土金融报文网络的平稳对接。截至2026年6月末，CIPS直接参与者已达210家，间接参与者增至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026年9月，中国有效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扩容至33份、总金额达4.6万亿元人民币，成为全球金融安全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多边央行数字货币领域**，中国人民银行携手中国香港金融管理局、中国澳门金融管理局、阿联酋央行及泰国央行协同推进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试运营平稳，为去中心化的分布式跨境清算提供了重要的技术验证。**在资本融通互联端**，中国依托深度开放的国内银行间债券市场，常态化支持新开发银行发行累计数百亿元规模的熊猫债券，其中包含多期绿色及可持续发展债券。同时，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全面零关税待遇，将单边贸易便利化、跨国产业链整合与本币供应链金融深度嵌合，打造出“以实体贸易带动本币结算、以发展金融保驾护航”的高质量南南合作闭环。

五、结构性限度与前景展望

金砖金融合作的前景广阔，但其纵深拓展仍须直面多重客观现实约束。从成员国层面看，扩员后的“大金砖”内部在外汇管制、资本账户开放进程、通胀耐受度及产业链分工上差异显著，政策协同的摩擦成本不可忽视。从外部环境看，美元在国际外汇储备、跨国银行间借贷、大宗商品定价及外汇衍生品交易中的支配地位依然牢固，改变国际贸易计价习惯与离岸金融生态并非朝夕之功，本币结算的推广仍将经历漫长的路径依赖破除过程。从操作层面看，跨境支付通道的打通涉及各国对数据跨境流动、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及数字资产法律属性认定的不一致，各成员国央行在监管沙盒与合规标准上的差异，仍是实操层面的主要摩擦来源。

展望未来，推进路径宜遵循“由点及面、增量积累”的逻辑。在清算层面，优先推动能源、农产品等大宗商品领域的双边与区域本币结算闭环，形成可自我平衡的经常账户资金池，并逐步向多边机制过渡。在融资层面，稳步提升新开发银行本币融资占比，依托金砖多边担保倡议撬动更多社会长期资本参与南南基础设施与绿色项目。在制度层面，在转型金融标准、ESG 信息披露与数字支付协议接口等新兴前沿领域率先创设“金砖标准”，以增量制度供给赢得全球信誉。

迈向 2027 年金砖“中国年”，共启第三个“金色十年”。新德里峰会一致决定，中国将于 2027 年接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并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习近平主席强调，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在这一历史起点上，中国有望以更加积极的历史主动精神，进一步拓宽本币在跨境经贸与投资中的应用场景，推进支付基础设施的制度型对接，推动新开发银行与应急储备安排释放实质效能。以新开发银行为引领、以本币清算互通为纽带、以中国稳健开放的金融生态为支撑，金砖国家正合力开辟一条统筹金融主权与发展效率的全球南方现代化新路径，推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包容、均衡的方向演进，为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新格局贡献金砖力量与中国智慧。

报告声明

本报告分析及建议所依据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依据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我们已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或决策依据。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提供的信息进行证券投资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本公司概不负责。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大公国际，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